

【有所思】

老同事的温度

□李晓

深秋时节，远山浮起一层薄霜，父亲驾鹤而去。父亲去世后，他以前在县城机关的几个老同事闻讯赶来，他们早已白发苍苍，颤颤巍巍地在灵堂前鞠躬悼念，忍不住老泪纵横，絮絮叨叨着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

我抚摸着老人们的手，在这些如老树皮一般的手掌中，似乎感觉有父亲的体温传来。父亲生前和他们做了二十多年同事。在庭院深深的机关大院中，郁郁树木吐出滚滚负离子气息，木板楼散发出岁月浸润的沉香。父亲和他们一同在机关办公，说说笑笑，相互倾诉衷肠，在同一个食堂吃着相同的饭菜，喝着同一条河流里的水。我总觉得，老同事们如此亲密相处，身体的体温也会像空气一样相互传递，甚至改变着彼此的容颜。

父亲退休后，时常怀旧的人和事，除了老家的乡亲和那些山岭沟壑，再就是县城机关里那些老同事们。老家山梁上盘旋的老鹰，从天空俯冲下来，嘎嘎嘎地叫，这是父亲梦中常出现的情景，父亲说，这是在同他打招呼。父亲的梦里还有几个老同事相约一起去看望当年驻村工作时的农家的画面，老同事们在农家门前栽的那棵桉树，枝叶高耸，在风中哗啦啦响成一片。4年前的一个黄昏，我带爸妈去一个农庄吃饭，在树下远远地望着城里的灯火亮起，父亲突然唤我，说他想念当年县城机关的一个老同事了，让我马上联系一下，想请他一起吃个饭。

拐了好几个弯，我联系上了那个老同事的女儿。她伤感地告诉我，她父亲已离世半年多，老人在病床上还念叨起我父亲的名字。这些年，父亲腿脚不方便，很少下楼出门去看一看那些老同事了，加上用的是老年手机，也不能在视频里随意见个面。其实父亲拒绝在手机视频里同人见面，他总觉得有些别扭，说还是面对面见面好。但一些老同事还没来得及多见上几次面，天色就突然暗了下来。父亲叹息说，原来一辈子的时间真的是太短暂了。

我进入单位以后，与同事们相处，大多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太近了，容易交浅言深，有时难免把内心的一些东西变成那人在某个时机公开的消耗与碾压。一杯老茶泡了又泡，茶水淡了又热，杯子里有了厚厚一层茶垢，这也是我在一个单位多年的味道。

前不久，两个同事调动单位离开了，他们在工作QQ群里同大家打了个招呼，一些同事的祝福语还没来得及看一看，他们就匆匆退群了。那一刻，我有说不出的失落。单位同事之间，这么多年的相处，一点分别时刻泛起的涟漪，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这些年来，看着同事们整天趴在电脑前或者拿着手机目不转睛，有时候也不明白他们到底是在工作还是在网上浏览八卦新闻。单位同事大多添加了彼此的微信，在微信里不冷不热、不痛不痒地相互打量着动态。一切都是按照单位的文件与表格不动声色地进行着，波澜不惊的背后，一些老同事到了退休年龄，看着他们的青丝添了白霜，看着他们清理收拾着自己办公室的东西，然后悄悄离去。

有一天，我靠在一个即将退休的老同事的门前，望着脱漆后有了斑驳木纹的门，想起有个周末加班写材料，他推开我的门，笑吟吟地说，打扰了。他把一个装得满满当当的纸袋递给我说，这是我打听到的治痔疮的偏方。我起身答谢，冲动之中真想上前拥抱一下这个平时木讷寡言的同事，但我最终忍住了。不知是哪一次，我无意之中跟他说起我妈妈有痔疮的毛病，没想到这句话竟在他心里扎下了根。

还有一个晚上，我在单位值班，见楼下一个熟悉的身影晃动，我定睛细瞧，那不是3个月前退休的同事老向吗？我下楼，同老向打着招呼，老向一见是我，嘴唇嗫嚅着，同我紧紧握手。老向说，趁晚上到单位楼下走一走，感受一下那熟悉的气息，原想退休后有大把时间去云游四海，现在才突然感到自己离开了单位是多么孤独。他说，单位是一棵大树，自己就是这棵大树上的枝叶。

这些年，看着单位一些新来的同事，他们都是经历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严格考试进入单位的幸运儿，表面的谦逊后面潜藏着事业上的雄心勃勃。我进这个单位的时间比他们来到这世间的时间还长。有一次，一个新来的同事对我说，叔啊，你在一个单位这么多年也不厌倦，确实不容易。

那一声亲热的“叔”，让我感到单位渗出的包浆灌进了我的血液里。



【在人间】

寒夜听书

□杨森

大约11岁时，我迷上了听书。

这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了。只是我迷的不是刘兰芳的《杨家将》，而是父亲读小说。

那时是冬天，我们住在东北林海中一个荒凉偏僻的林场里。林场夜长，每天下午3点刚过，日头就一下栽在雪地里，剩下的就是大把大把的黑夜了。

冬夜难挨，多数情况下父母在东屋唠嗑，我和弟弟妹妹们就在西屋吹窗花或者进行各种疯闹。母亲脾气不好，但那时却不吼我们。父亲也不管。因为那个冬天他竟然在家里看起了小说，坐在东屋的火炕上入了迷，连母亲都极少搭理。

实在没啥好玩的了，我们就到东屋。父亲依旧很认真地看书。怕打扰他，我们都不敢说话，默默地坐在炕上看母亲缝补衣服，屋内静得似乎只有父亲的翻书声。

我想父亲看的书一定很有趣，不然他咋这么专心呢？母亲说，看你爸多认真，也不陪咱们娘儿们说话了。父亲笑了，放下书说，这书太好了。父亲平时一脸严肃，这是他少有的笑。我大着胆子说，爸爸给我们读读吧。父亲问，你们想听吗？我和弟弟妹妹抢着说想听。母亲也说，要不你给孩子们读读吧，他们实在没啥玩的了，反正也睡不着。

于是，父亲成了朗读者，我们则成了听众。

父亲老家山东，普通话不太标准，除了在单位，平时和我们说话就用山东话，可为了给我们朗读，他竟然说上了普通话。我们都笑了，觉得挺别扭，不过也觉得挺有意思，就像那年听中央电视台几个播音员用家乡话朗诵一样有意思。父亲也笑了，这是我又一次发现他的笑，我想父亲要是能经常这样笑笑该多好啊。但更有意思的是那小说。我记得他给我们读的第一本书是刘流的长篇小说《烈火金刚》，里面的故事一下把我们吸引住了。想想看，能把几个贪玩的孩子吸引住可不容易啊，但父亲读的书里似乎安放了巨大的磁铁，把我们牢牢地抓住了，以至于今天只要一提《烈火金刚》，我的脑海里就能清晰地回忆起排长史更新、大刀丁尚武的神奇故事。丁尚武的那把大刀似乎总缀着飘逸的红穗头，寒光闪闪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平时好嬉闹的我们只要一听父亲读书，都能很快安静下来。二妹那年刚5岁，竟也不闹了。看我们认真听书的样子，母亲笑了，对父亲说，这法儿好，比打比骂都强。

父亲不仅读，有时还停下来向我们解释一下，或者和我们展开讨论。我和弟弟为了鬼子猪头小队长的事还发生过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他的头哪儿更像猪头。弟弟说，猪头就该头大，耳朵也大。我说，你的头和耳朵也不小，咋不像猪头呢？全家人都笑了，气得母亲直骂我。寂静的夜晚，那笑声一定传得很远吧！

从那以后，只要吃完晚饭，我们全

家就不做别的了，嚷嚷着让父亲读书。父亲也是乐此不疲，读得更生动了，不仅有了感情，有时还会加上动作，惹得我们哈哈大笑。因为连续读书，他的嗓子有点嘶哑了，读书的声音明显比原来弱了许多，可激情不减，一读书，人就来了精神。我们啥也不想做了，就想听书。母亲则边做家务边听，到了关键处干脆连家务也不做了，和我们一起听。为了听书，母亲还时不时地给我们炒一簸箕葵花籽。冬天的夜晚，风雪在屋外疯狂地乱撞，把树枝撞得嘎巴嘎巴响。母亲不住地往灶里添几根柴火，把炕和火墙烧得暖暖的。在温暖的屋里嗑着香喷喷的葵花籽，听父亲读书，我们家的夜生活一下高雅充实起来。

那时林场发电照明，晚上9点电灯就灭了。我们听不够，特别是听到所谓“且听下回分解”的地方总想弄个明白，于是央求父亲继续读。父亲有些累了，可经不住请求。母亲便摆上红炕桌，点上煤油灯，全家人便又围坐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继续听书。

灯花跳跃，一豆灯火映照着全家人的脸。一户喜欢读书，听书的人家，就在冬夜的泥草房里演绎起浪漫的读书故事来，丝丝缕缕的读书声穿越了漫漫长夜。有谁知道，在贫穷的年代，一户普通的人家竟然有如此高雅的生活。

几十年过去了，这情景我依旧难忘和怀念。我甚至觉得那时我们是世上最幸福的人，父亲则是最伟大的朗读者。

后来邻居们也知道我家晚上读书的事了，没事时有的也来听书。比如糊炕手艺极高的李嫂和善良淳朴的张大爷张大娘就常来，和我们一起寒夜围读。我们家俨然成了一个小书场，一下热闹起来。

我嫌父亲读得慢，白天有空时就偷偷看父亲的书。所以有的书父亲还没读完我就先睹为快了，比如大部头的《艳阳天》以及鲁迅的部分杂文集就是这样读下来的。不知怎的，我非常喜欢鲁迅的杂文集，素面精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版本。也有遗憾的事，比如父亲借来的《水浒传》，我还没读完，父亲就送回去了。

冬天过去了，冰凌花从雪地里钻出来，西大河的水又哗啦啦地流淌起来。

那个冬天，父亲相继给我们读了《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大刀记》三部小说。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

有学者说“文革”小说不是小说，我却万分感谢这些小说。因为它们给我们带来了乐趣，让我们在漫长的冬夜有了春天的温暖。不仅如此，我还由此爱上了读书和写作。心理学家说，养成一个习惯大约要20天的时间，于我而言，一个冬天足够了。

更重要的是，那个冬天我甚至还萌生了一个梦想，将来也当个作家。让我想不到的是，这最初的一粒种子，竟跟踉跄跄地跟了我一生，闪闪地照耀着我。

【浮世绘】

冬日的干菜面条

□耿艳菊

下午起风了，冷风吹得门窗哐哐响，远处一户人家房顶上的灰瓦片似乎被吹得更瘦更薄了，看得人也心生寒意。院子里一根绳子上晾着很多干菜，风吹得又猛又急，干菜却紧抓着绳子在风里荡悠。一位老妇人从屋里出来，忙着把干菜往袋子里收。

是晾晒的萝卜缨干菜吗？这样的情景太熟悉亲切了，看得我心里竟漫上一阵暖意。这会儿，任那风吹得再凛冽，在温情的人世也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一碗热腾腾的干菜面条就可以抵御住这一冬的寒冷。

干菜面条一直是我喜欢的食物，尤其是冬天的晚上，上了一天班，顶着凛冽的寒风回家，想着晚上做一锅热腾腾的干菜面条，心里顿时升起了暖意。此时，冷风吹在脸上也不觉得冷了，一心想着赶快回到家，路上看到那些冻得硬硬的树枝也觉得柔和了许多。

干菜面条做起来很简单，也省事。抓一把干菜用热水烫软后切碎，锅里放油，炒鸡蛋，把葱姜蒜放到锅里炒出香味，再把切碎的干菜和西红柿放到锅中翻炒，放点盐，添上水，等到水开，面条下锅，滚两三回，再放点香油和醋，一锅热乎乎的干菜面条就做好了。干菜的清香、葱姜蒜的香味、西红柿鸡蛋的味道在一起，一碗干菜面条端在手中，暖心暖胃，足可令人忘记烦恼。

每年菜地里的萝卜收了后，母亲总要忙着准备干菜，看似无用的萝卜缨成了她眼里的宝贝。她不怕水凉，蹲在水池边把一大筐萝卜缨仔仔细细清洗干净，然后烧一大锅开水，将萝卜缨焯水、沥干，搭在廊檐下的绳子上慢慢晾晒。做这些的时候，母亲真有耐心，我看着都嫌麻烦。

母亲就笑，你们都喜欢吃，还嫌麻烦吗？这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是盼了一年都想吃的。与餐桌上的大鱼大肉相比，干菜似乎太暗淡了，但肉食容易让人腻，暗淡的干菜里却藏着阳光的芬芳，还有菜蔬的清香，细细品味，味道总是那么醇厚绵长。

其实，我知道母亲准备那么多干菜的原因。邻家奶奶也喜欢吃干菜面条，但她的腰不好，眼神也不好，有一次焯水时还烫着了手。这以后，家里廊檐下的干菜晾晒好，母亲总会挑最好的装一兜让我送到她家。有人来看望邻家奶奶时带了糕点，她也总要留一份给我。这样的邻里往来很平常，似乎不值一提，所给予的也不过是一些微小的关心和温暖，却让我温暖至今。人只要是朝着向善的温暖，无论人生是繁花似锦的春天还是萧瑟清冷的寒冬，便不会在得意时忘记来时路，也不会失意时灰心失望。

热气腾腾的干菜面条是故乡食物的一种，也正如故乡纯朴温暖的风貌，无论何时想起，哪怕立于萧瑟寒冷的冬季，心头立即就漫上了热气。从故乡一个小小的村庄出发，一路到小城，再到大城，踏踏实实地向前，虽然距离故乡越来越远，心却从来没有走远。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孔昕 美编：陈明丽